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二十回 寒潭月淨王氏救親

詩曰：玉梅夜深赴龍潭，祈禱妙藥與母餐；不料解救趙小姐，五百年前結善緣。 俚句提過，前言相續：卻說丫環叫玉梅給他長著膽子，手打燈籠，照定蘆席包處上前看來。唱：

小丫環手打燈籠笑盈盈，要看那蘆席財物走如風。玉梅女原來故意將他哄，那小奴卻是如同在夢中。常言說一分見識一分福，奴婢們到底那有主人精。王玉梅不說財物將他哄，他怎肯黑夜去看死屍靈？走近前燈光照看只一看，原來是蘆席捆上三條繩。解開繩手掀蘆席仔細看，不好了裡面是個秀書生。嚇的他變了聲音往外叫，把一個燈籠燒得大窟窿。若不是姑娘你說有財物，我焉肯看這死人吃一驚。玉梅姐一旁喜的一聲笑，叫了聲金桂快快去點燈。

話說玉梅小姐，見丫環唬的跌倒在地，把燈籠也燒了，便叫金桂快到咱娘那裡，另去點一個燈籠打來，金桂飛奔而去。丫環把心神少定，起來對玉梅說道：「那席裡面，怎麼捲著個死人，還是個白面書生，這般時候抬在此處，定有原故。」玉梅說：「上前摸摸他，口中還有氣麼？」丫環說：「姑娘呀！我看你是故意哄別人上當，我方才看了他一看，唬的就跌倒在地，把燈籠也燒了，你還叫我摸他的口去。」

小姐說：「不是這話，常言救人一命，勝造七階浮屠。倘此人有氣，你我救他不死，咱這就是莫大的陰德。你若不敢去，代我同你前去，給你助著膽。」二人到蘭英跟前，丫環伸手一摸，口中有氣。丫環說：「這個人一定是被人家用蒙汗藥蒙住，往這潭裡料的。被咱們撞著，若是見死不救，與那害人的一律同罪。」小姐說：「你要救他，你就把他背到書館，解去蒙汗，問他個來歷，才得明白。」丫環說：「我於他無親無故，如何使的背他呢？」玉梅說：「黑夜之間，並沒人兒，你若將他背在書館，我還有幾尺紅綾子給你，叫針工做條褲子。」丫環說：「不要過河折橋。」小姐說：「那個來哄你不成！」丫環說：「姑娘你搭一把，我就背他去了。」

丫環拉看蘭英的胳膊，玉梅用手往上一抽，丫環背蘭英，金桂頭前打著燈籠，小姐隨後，不多時來在書館，把蘭英放在椅子上。金桂看見門外一靴子，拾起來拿進書館，玉梅說：「我照著你，把靴子給他穿上。」丫環拿了靴子用手去穿，只見隻半虎口長的金蓮，穿的是紅綾繡鞋，真乃愛人。唱：

這丫環手拿靴子沒穿上，叫姑娘真是蹺奇事一莊。我也曾見過多少希罕事，從未見這個女子甚非常。他的那金蓮周正小又瘦，還搭上紅綾繡花巧樣粧。請姑娘將他鞋兒試一試，恐怕你穿在足上短半幫。用手兒把那鞋子也脫去，上前來摘去頭巾脫外裳，看了看頭上烏雲黑又亮，身穿著紅綢夾襖趁身長。還有條綠綾汗巾腰間繫，恐怕是被人看出女紅粧。金桂說他既是個裙釵女，為甚麼女扮男兒到這方？倘此人要是途人把他害，不遇偈早已順水見閻王。他二人正犯猜疑不知故，玉梅女即便言說短和長。

話說玉梅說：「丫環，他既是一個女子，不便叫他在此書館，你把他背到繡樓，與他解了蒙汗。再問他是何處的人，因何被害？」丫環聽說，又把蘭英背起來，玉梅端著燈前行，不多時來至繡樓。玉梅就把燈放在桌上，丫環將蘭英放在椅子上坐下，玉梅說：「丫環，你到廚下沖上半碗綠豆湯，盛上半碗涼水拿來。」丫環聽說，遂即來到廚下滾衝了綠豆湯，又盛上涼水，一併端上來遞於小姐。玉梅把頭上的銀簪拔下來，將蘭英的口撥開來，把綠豆湯灌下，又把涼水汲了頂，以解蒙汗，叫了一聲小姐醒來。唱：

趙小姐灌下豆湯心微明，忽聽得耳旁有人喊叫聲。這才是漸漸睜開愁眼目，但只見兩個女子面前臨。曾記的日夕住在招商店，是怎的今來他這繡樓中？還想著店中渴時把茶飲，次後來昏昏沉沉記不清。想是那店主害我殘生命，閻王爺差的兩個女鬼靈。我自從家中下樓扮男子，一路上不曾露出女形容。看了看自己還是女子樣，又聽他連連又把小姐稱。趙小姐思量不解其中意，無奈何口稱姑娘問一聲。

話說蘭英說：「請問姑娘，這是什麼地方，我如何在此處？」玉梅說：「是你不知。只因我母有病，往那後河潭拜求神藥，撞見二賊把你蘆席捲住，丟在潭邊，賊人驚跑。找叫丫環將你救下，背到繡樓，用綠豆湯解去蒙汗，這就是真情實話；不曾問你上姓高名，為何的女扮男出門的，被賊人所害？向我講個明白。」蘭英說：「姑娘聽我道來。」唱：

趙蘭英未曾開口淚雙傾，尊一聲姑娘在上你是聽：提起來家爺居住也不遠，且聽我從頭至尾說分明。我本是祖居原籍無錫縣，我的父官居戶部名趙明。母親是王氏夫人死的早，無哥哥單生奴家一個人。孫廣德居住本縣做兵部，我父親將奴配與二相公。不料想孫爺亡故家業敗，我父親終朝每日嫌他窮。因此上假請公子把書念，暗地裡安排定計下惡情。殺丫環本是繼母帶來子，我爹爹誣賴公子送衙中。